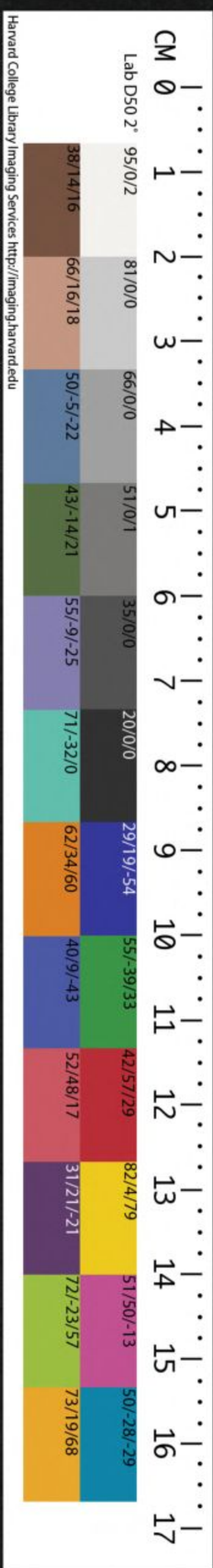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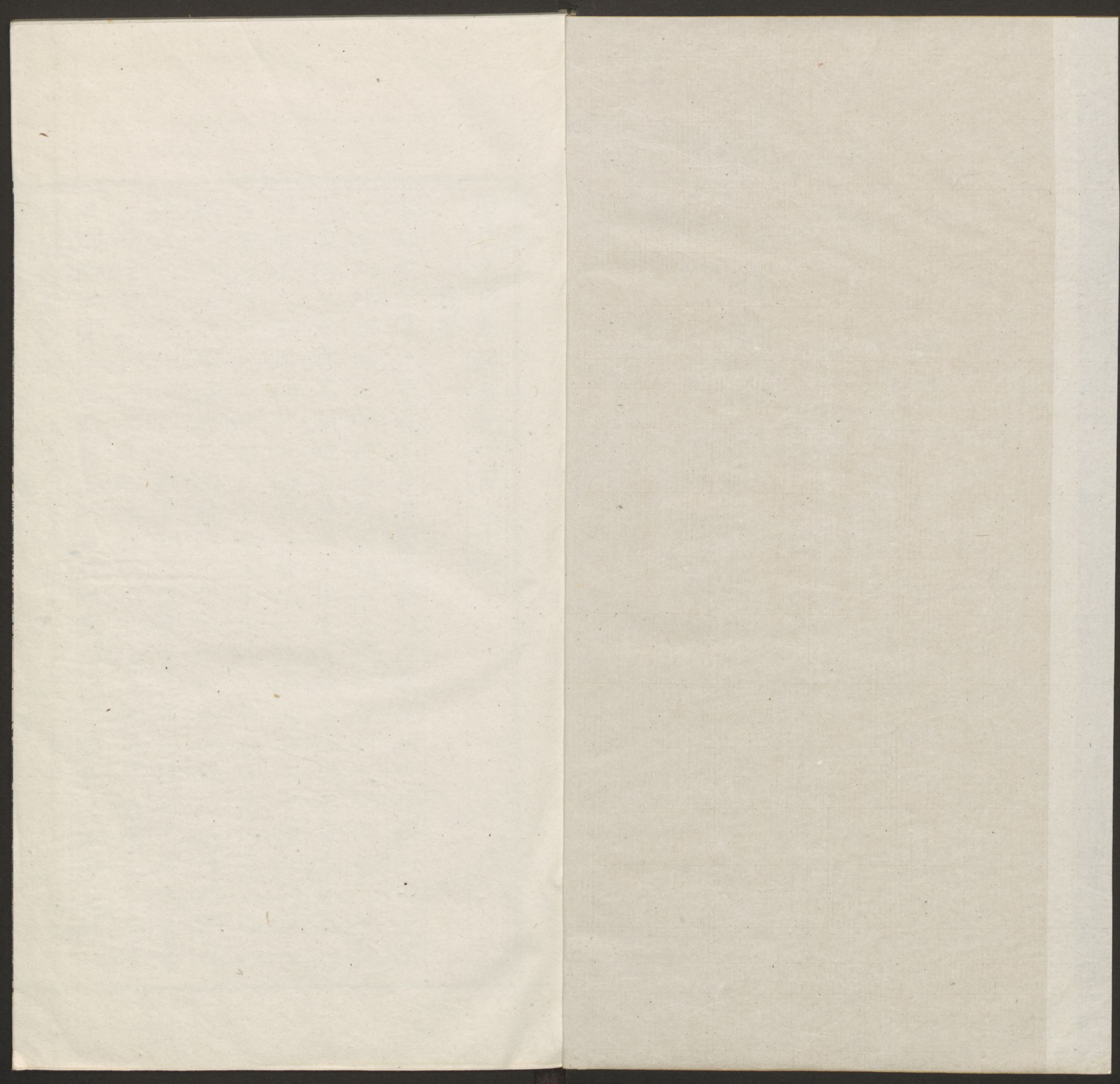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52

7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選舉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設科以取天下  
之士而所謂進士明經者乃因循唐五代之弊行之百有餘年其法  
愈密得人愈疎其間雖有勞績之臣建造功業謀議卓犖有紀於世  
必皆其人不因循於流俗能自奮拔於昧濁濁之中類非科試之  
方有以得之也臣以謂天下之生才非於古今偏有厚薄在上所以  
驅之耳今誠有遺德之雋材輪之度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  
是使天下皆沮沒於州縣棄刻之摯棄置於章句枯帖之深也古者  
身而學之仕而行之本也學非所以從仕仕無用其意理天下人才  
日少而士常不足於用其不自於此歟祖宗之時其法嚴廢矣然一  
時議者亦多率其私意以傳合當世之宜故其法雖久而其弊猶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選舉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設科以取天下之士。而所謂進士明經者。乃因隋唐五代之弊行之。百有餘年。其法愈密。得人愈踈。其間雖有勞烈之臣。建造功業。謀謨卓犖。有紀於世。必皆其人不因循於流俗。能自奮拔於昧漏濁淖之中。類非科試之方。有以得之也。臣以謂天下之生才。非於古今偏有薄厚。在上所以驅之耳。今誠有道德之雋。經綸之彥。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是使天下皆汨沒於彫蟲篆刻之技。棄置於章句括帖之學也。古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今也學非所以從仕。仕無用其素學。天下人才日少。而士常不足於用。其不自於此歟。祖宗之時。其法數變矣。然一時議者亦多率其私意。以傳合當世之宜。故其法雖更。而其弊猶在。

也。臣竊計來年之春當下詔選士。以陛下聰明睿智將大有為於時。而取士之法不蚤有所更定。則不足以盡得天下之才。不盡得天下之才則不足以新天下之化。臣謹條取士之弊。并所當改定者具列如後。

一文章之於國家固已末矣。詩賦又文章之末歟。今乃拘以聲勢之逆順音韻之上下。配合綴緝。甚於俳優之辭。近歲以來朝廷務以經術材識收攬天下之士。有司往往陰考論策。以定去留。不專決於詩賦。學者亦多治經好古。脩身謹行。至於詩賦之業。類不精於往時矣。臣謂人情之所共廢者。聖人不能強使之興。今上下厭棄。人人知其無用。朝廷因而去之。使天下學者學其所可用。任者用其所嘗學。顧不羨歟。願下羣臣講求所當考試。以代去詩賦之法。

學究諸科多不通經義。而猥以記誦為工。記誦不能。則或務為節抄。至斷裂句讀。錯謬文辭。甚可閔笑。仁宗憲共如此。始立明經科。將以變學究諸科之習。今西北諸州頗願習為明經矣。然變法之初為法太密。類非中材可以勉強。往者嘗設說書一科。亦多通經之士。臣願更賜參酌。明經新法稍依說書之制。其逐州解發并登第人數並減。諸科類以處之。如此則人數不增於舊。而學究諸科習通經術矣。

國家所取天下之士。專用進士明經數科。然東南之進士。西北之諸科。則數畧相埒。至於被邊州郡。或更十數歲。乃無一人見收取者。雖由其業不精。無以應有司之格。然人情不能無望也。取士之意。務在得人。而臣願朝廷別設科格。或以邊臣保任。若漢六郡良家。專以取邊州材武策畧之士。所得人數。即以逐州

充進士明經學究之額。

進士明經諸科。舊各以三百人為額。治平中更增五十員。三歲一取士。凡六百五十人。亦不為少。然不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何也。所以取之之途狹耳。士苟可用。亦何必進士明經哉。臣願以治平新增五十人。每遇下詔取士時。許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薦文行殊異。經術政事。或有兵謀材畧之人。若往時之遺逸。并許兩制侍從官。未以內外各得推薦一人。若二人。類所薦之士。別於試格。足收五十人而止。所舉非其人。若已仕而坐法者。如律亦因以觀臣下薦賢之能。

一朝廷自慶曆以來。詔天下立學。郡縣往往有學舍。官田房廊之利。京師亦自析國子監之半。以為太學。太學諸生常數百人。州學舍多亦或至百人。學校之盛。侔於漢唐矣。然國家未有學校。

選士之法。臣願詔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得舉所學者。才行尤異。升之太學。無其人。則闕。既至官。為廩給。更以日月。詳觀而屢試之。每歲判國子監。至直講。共薦十人。朝廷更以策試。然後推恩。所得人數。即以充進士之額。其公卿大夫之子弟。及舊在生員。即乞別定入學之法。

右臣所請改定取士。凡五條。皆博採羣言。以為有補天下。而便於舊格。其後三條。稍用保任薦舉法。薦取材畧文行之士。以廣朝廷搜擇之路。比之科場。汎然收舉者。利害不相侷矣。然臣不敢具為科格。伏望聖慈。下兩制雜學士待制以上。臺諫官三館秘閣。臣寮。博加論議。必有良法。可以行之。有論議不同者。聽為別狀。朝廷取其最優者。施行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

選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為憂。存亡不以為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為賢。任宦者以此

為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為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墮。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二年。堯又上論貢舉狀曰。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欲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為本。而未常專貴文辭也。漢氏始制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

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為窮人。雖有跖躠之行苟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

於取高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為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識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



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遇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散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為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為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未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脩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

知。况於州縣。况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為清議所駮。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二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碍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遞時。送下禮

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內考試。進士試經義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辟。時務踈闊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

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賊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侵私惠。聚在任官員。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耶。於以脩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以踈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

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賊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筭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以

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學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濫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仍與給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

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呂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為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

光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

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為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偽。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大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者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暮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

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此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

翰林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先准中書批狀。送兩制議選知州以下條制內一項。王珪等議。未曾歷知州人。不得權入轉運判官以上。差遣。臣愚以為未便。竊以國家承平。雖冬於人材素養之法。有所未備。緩急求才。猶恐難得。若資格愈密。則簡拔愈難。今知州以下。從審官院差遣。則嚴其條式可也。轉運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擢。則不當更增以資格。昔荀况稱賢與能不待次而舉。疲不能不待頃而廢。董仲舒亦稱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且漢之部刺史。今之監司。如雋不疑。乃自布衣拔為青州刺史。當時號為稱職。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位。若必待其已歷知州。然後使。則或至白首而不見旌用。臣愚以謂知州有治迹者。直當升入監司。自餘果有

才能為眾所推。雖資歷尚淺。亦繫自朝廷不次選擇。充轉運判官。權發遣。省府推判官及權充知州差遣。若試用無效。自可退從常調。如此則勸沮兼行。賢愚無滯。

公著又上奏曰。臣謹按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其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自堯舜三代以來。其養士取人之法。雖隨時損益不同。然教必本於學校。進必由於鄉里。此六七聖人所不易也。逮乎秦

漢而下。聖王之迹既息。凡所謂禮樂教化之官。皆以廢絕。至於設科取士。則各出於一時之苟且。國家承其極弊之後。而因循未暇。制作雖天下學校。頗嘗修建。然取士之路。不出於此。而欲人之就學也。不亦難乎。其為科之法。則專以進士經學。天抵皆襲唐制而已。夫士之取士者。將以治事而長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過試之以辭章記誦之學。蓋亦乖矣。今誠不能革苟且之弊。與廢絕之法。而望賢才之加多。風俗之漸變。終亦不可得也。故臣竊以謂貢舉之弊。不可不革。而學校之制。所宜漸復。雖進士經學行之既久。為有司者。安於課試之格。為士人者。狃於進取之術。可以漸去而未可以遽廢。莫若先建學校。兼而行之。學校所進者。歲增。則科舉所取者。歲減。如此不十數年間。士皆以學校進矣。所謂學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學於京師。取道德足以為天下師法者。主之。自開封府及天下州縣。皆立學。取道德

足以為人師者。主之。然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原。今若人自為教。則師異說。人異習。故宜博選天下所謂有道德。可以為人師。先集于大學。使講議。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講議既定。然後取其得者。置之要會州府。使主其學。其餘州郡。即委轉運司與知州通判。於本州及屬縣內。選經術通明。行誼素著者一人。使主州學。如本州無人。即轉運司於同路州縣。選差。並令就見朝廷所置學官於本路會府。而受朝廷教育之法。或本州士人道德。可以為人師而不仕者。委本州與轉運司發遣赴闕。當度其可否。特與注官。就差本處主學。仍於太學受所以教育之法。所謂貢舉之法者。應天下士人。並須本縣公吏等結罪保明。鄉貢素行。方得入於州學。州學每歲貢士。量州府大小。大郡貢二人。其小郡士人絕少。處二歲若三歲貢一人。並知州通判與主學官。於學生內選入學一年以上。經明

行修者。貢于朝廷而升于太學者。官為給食。太學每歲於學生內選到住太學一年以上。經明行修通世務。可以治人者七十人。進於朝廷。其在上等者。委中書門下量才官使。其在次等者。送流內銓。依名次注官。計一歲所貢者七十人。三歲所貢者二百人。則後次科場進士。經學南省奏名之數內。可各減一百人。二歲之後。就學者眾。諸州所貢人數。可以倍增。而太學三歲。可增置四百人。則進士經學奏名內。更各減一百人。又行之三歲。科舉可盡罷。六士之進者。皆出於學校矣。其到太學及一年以上。經術行誼入下等。及經雖稍通行。有數玷者。並罷歸本州。一不與選。願歸者亦聽。其自太學罷歸。非行有數者。為最。在任皆最者。特與旌賞。入下等為殿。在任皆殿者。當行重罰。其本郡士人。實有經行。蔽而不舉者。委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御

史臺。覺察以聞。當行重罰。又按舜典。命夔典樂。教胥子。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子弟焉。古者四民各有業。而不雜。故士之子常為士。蓋於治事。長民。皆其世業。則所學所行。習見而易入。是以王者之於教學。莫不以國子為先務。蓋庶人非秀異絕倫。不得為士。士之子非教養有素。亦不得在官。臣以謂應已有官者。並須入國子學。取道德。以為人師者。主國子監。歲選學生十人。或十五人。聞于朝廷。而升于太學。如諸州貢士之法。既至太學。及一歲以上。委太學官。選經明行修。通於世務。可以治人者。天下士。哀同進于朝廷。如到國子監一年以上。不與選。願出官者。即學官。委保經義。稍通行。無毀玷。年及格者。聞于朝廷。而關送審官院。流內銓。依無出身人例。差注。又今年科舉之法。既未可遽罷。則須權作處置。按進士

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初猶專策試。至唐中宗乃加以詩賦。後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於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於世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進士。可罷詩賦。而代以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然後試以論策。夫試於有司。固未能得人之寔材。然此法既設。則人稍宗經。今建立學校。將以經術教養。則代賦以經。亦變法之漸也。又經學一科。雖其來蓋遠。然自唐以後。始加填帖。由是應此科者。專務記誦。比於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舉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識者。然後知其非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明經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試大義。如此。應明經者漸多。而諸科之弊自消矣。公著又乞寬假長民官狀曰。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不通舉辟。

不許避免。臣竊以為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為。今乃設一切之令。強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更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其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衆。臣愚以為長民之官。朝廷宜少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尤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輕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効尤異者。每歲別薦三二人。間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循舉有舉主。合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強勉。異効不至滯留。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用人不考其素。舉類不責其實。欲官



清而事舉亦難乎。且如三院御史闕員。例以本臺丞雜翰林學士連狀薦舉。務在盡公。其如類各不同。議亦難合。一有情弊害公尤甚。臣欲乞朝廷委內外兩省官歲舉五人。錄其所長。隨而器使。如風節可以充御史。詞學可以備館職。明敏可以刺繁劇。循良可以為牧守。武略可以任將領。章上公車。籍於二簿。遇有負闕。閱其所籍。循名責實。進擬數人。御筆親點一名用之。敢以匪人充薦者。委有司彈糾重行點責。如不稱職。正其保任之罪。若此。掄材有素。官闕則預擇之。擇之詳矣。而又絕其私徇之路。進擢之恩。一出於上。宜其有補公朝任官舉能之術也。

誨改諫議大夫知鄧州。上奏曰。臣准學士院關報。中書劄子奉聖旨。舉諫官二人者。仰承認命。俯及外臣。有以見宸衷虛竚。樂聞過失。中外均慶。臣所以懽忻而不已也。臣向以言事得罪。雖居外補。尚忝諫

垣之任。仍預舉官之數。輒有誠言。上裨宸闕。惟其僭越之罪。敢避死亡之誅。臣聞國朝故事。諫官除授一出於聖選。蓋耳目機密之任。不可繇他岐而進。示至公於天下也。御史乃付學士中丞保舉。比來任人不次。政府甄擇。賢能除授。或聞除選人李疋。御史定不持母服。為有司劾奏。舍人封還詞頭。例皆奪職。乃付禮官議定之罪。未行不為人所信。已不足取。如或有罪。禮法固無容焉。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孝於親。則忠可移於事君也。以定充選。其甄錄之意可知矣。既而公論不與。遂以諫官御史並委兩省官保任。臣竊以臺諫官所責甚重。數年以來。稱職者甚衆。夫言入則大罪之。小言入則小罪之。去者相望於道路。來者遲疑不願就職。以至諫院御史臺闕官日久。中丞不補者半年。三院為之一空。言路板塞。一至於此。朝政或闕。下情不通。則有所蔽焉。用事者豈徒然哉。臣竊計自詔降以來。在京

近臣所舉員數已多而未聞除授必候自外舉官畢集然後掄選或見任遠方比追還則曠日遲久言職幾廢徒有擇官之名而非開言路之實也茲所以未見至公副陛下虛求之意焉書云朝夕納諫以輔台德是不可一日而虛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官言必責輔臣其聽納忘倦寤寐思之書於簡策後世為美陛下推廣是心非夙夕渴於正論黜臣以謂求之之博不若用之之速既用之則信任而必堅與之圖回於正道斯誠為治之術也如博求其人而信任不固言者既舉而黜之不已臣將恐未者難阻鉗結自安忠臣義士逃匿巖穴公議消薄國家之大患也剗胎毀卵損傷至微其類猶或不至聖人所以為之深誠漢文帝受郎官之書其言是則用之非則置之乃除詐謗妖言之罪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臣伏願陛下恢廣此度而行之則天下之福也仍乞於中外兩禁臣寮已舉官數內先擇三五人

充諫官餘補御史副員庶幾言職不為虛設副天下觀瞻宜有益於聖德也臣待罪謫之中不當有言然愛君之義與日積深身雖補外而心在王室因被旨舉官輒以上陳瀝懇輸忠亦區區自信之效矣伏冀高明特賜省納臣所舉諫官二員已具別狀

四年殿中丞直史館蘇軾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

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

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存。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存。則迂闊。

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材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

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神宗時。尚知禮院劉放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博訪臣等。令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為高。侈言已忠。以為博。迂遠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於治矣。而猶為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是以夸衆眩俗。故敢為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亟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前古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

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途進者也。而誣以謂未嘗得人。臣竊以為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誠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為藝薄陋。不

是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謂今進士之初仕者，不過得為吏部選人。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為選人。流外小吏，亦為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所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為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來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靳靳遴惜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材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古至於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更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前也。更恐好利銜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

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馭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為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才畧莫不畢效，故其譽之有實。舉之不難，自流品分別，郡縣吏卒棄絕為賤，不齒於縉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憑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真賢實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志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為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辯足以判獄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於浹洽，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材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為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如此人，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為

真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即不可使復還為民而坐其  
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  
性脩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  
者未嘗不以利祿為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為善則德性離矣。是  
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為置明師而誨道之。毋  
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  
藝勸之學者之志不出於為祿利也。則文章之士廢而為經藝。雖曰  
不同其離於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昏有明。智明材大者非小智  
小識之所能掩也。及其淺晦下材雖日捷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  
脩之於家足以成材。亦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遠  
略惟陛下裁幸。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論貢舉疏曰。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  
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善臣智  
識淺昧不能畫遠大之策。上副詔旨。輒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  
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為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  
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  
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  
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興難進之歎。而寄賞巧偽者益多。不若  
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仍擇  
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  
士著之人。先曾入州縣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眾人者。許用  
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為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南省只試  
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考校。遂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  
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遂於貢舉優立五路之

法又乞詔政府今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純仁又論薦舉疏曰。臣聞唐虞之際。俊又在官。成湯亦曰。旁求俊彥。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赦小過。舉賢才是。皆以舉擇人材為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不減古昔。而庶官得人。不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任。采擇執政。不過數人。豈能遍知天下之士。雖展轉詢訪。只亦得之私言。未如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命臣寮舉薦。兼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為太冗。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况當陛下刻意勞心。興治補弊之際。若不敷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

揆時叙庶政。惟熙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其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人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路監司臺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之人。每舉三員。並於舉章之中。終身保全。一有不職。與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僚所舉自代之人。一處參較。凡是庶官有關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俊傑彙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士。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伏見今歲科場。開封府就試進士三千二百七十餘人。合解三百十人為額。國子監一千六百餘人。合解百人為額。皆是十分之中。未取其一。英俊既多。而剽辭挾書。真偽殺雜。若不精加考校。去留之際。不無差誤。孤寒得失。所繫不輕。貢舉條制。雖令考試官通考。緣三場卷子數目稍多。自來承例分定。方始考校得失。



其間好惡不同。未必取捨皆是。洎至考到合格人數。便即類聚奏號。更不將退落卷子。令衆官一處哀同再考。輕易漏略。非惟不恤舉人進取之艱難。殊不體認朝廷取士之意。臣今擘畫欲乞今來考試官初考校時。權令分定卷子。除考到詞理優長已合格者。及辭理紕繆與犯不考式者。已係黜落外。將逐官退下中等卷子。在去留之間者。令衆官一處公共看詳。與近下合格卷子。比較優劣。然後升黜。仍將三場卷子連粘通考。所貴得士之實。不至差繆。所有考校。雖無日限。校量一月之內。以詩賦策論通考。每人一日考得一十五副。至二十副已來。如將退落下等卷子。更令衆官參考。須至更展日限。方得了當。今乞將就試舉人卷子。與考試官員數均定。日以二十副為準。自引試初場通計人數。與五七日限通考退落卷子。以引試日為始。計其日限。如更日限未足。未得奏名。所貴考校精詳。不失辭業之士。

襄又上奏曰。臣竊見外州軍不係免解舉人。近日甚有經中書待漏院及攔截宰相投狀陳乞免解。未蒙指揮施行。其間多是遠方孤貧羸老之人。徒步入京。羈旅困窮。深可憐憫。訪聞有經三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薦。潦倒場屋。今來為見陛下龍飛初榜。嘉祐二年已前。府監一舉進士。尚許免解。以此扶衰戴白。奔走遠來。有覬望一例推恩之意。若令白首空歸。古人所歎。欲望陛下憫其衰暮之年。無所成立。因茲首榜。特與推恩。應進士經三十年。諸科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貢。不以舉毅場第。見在京師者。許依府監免解人例。與南省放試。如不願就試者。並賜一本州文學助教之名。不理選限。使歸田里。憲朝廷一命之榮。必知上戴聖仁。死無遺恨。抑以見陛下隆儒優老之意。不為無勸也。

元豐三年。判三班院曾鞏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奏曰。臣伏以陛下本

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罔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廢升之賞失實則有

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贅之大指也。贅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

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採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問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踈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卦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

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踈密。詳加損益。

鞏又請令州縣特舉士。奏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土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洪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

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惠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今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

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

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殊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弥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貢舉議曰。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士比之往年。至為詳密。往年專以詞賦為考式。而學古者或誑於聲病。今則詩賦策論通考。不專於一場。取捨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經術者。或困於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敦樸之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則有遺逸之薦。是則詩賦所遺者。取之於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於明經。二者又不能盡。則擢之於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人。靡不畢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明詔猶以為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制之失。而在於措置之未盡耳。夫措置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

關防太密。二曰士子不事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取應。四曰取人多少不均。所謂考試關防太密。封彌謄錄是也。夫封彌謄錄。本欲示至公於天下。然則徒置疑於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則。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封彌謄錄。考官但校文詞。何由知其行實。故雖有瓌異之士。所試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時嘗負玷累。苟一日之長可取。便預收采。士之賢否。而進退之間。繫乎幸與不幸。往往是矣。是豈朝廷之本意邪。臣竊觀天聖四年。仁宗皇帝詔書曰。如聞舉送之士。操履罕修。黜於有司。則紛然起謗。并干科選。又多以敗官。由習尚於虛浮。宜特行於敦戒。自今諸州。發解諸舉人。並須考訪履行。或有乖僻彰暴。雖所試可取。不得一例解送。以此見朝廷之意。先士行而後文藝也。若封彌謄錄。則何由辨其賢否。而得如詔書之敦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得專參

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務盡心。二則召實學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虞見棄。三則淺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之道。無大於此。議者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進。一旦改苦。必致誼訟。何以弭之。臣以為士子之行。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素居無聞。因而黜落。日厭群議。復何異乎多言邪。若其行完學富之人。偶不預薦。既知朝廷所以取之之意。則人人自重。不敢輕發。養其廉恥。異日足為嘉士。其所勸蓋多矣。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一一知其賢否。雖見姓名。亦何益於公選。臣以謂此法宜先施之州郡。亦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並委知州通判職官。常加察訪。本州行能之士。記其姓名。更相論辨。遇詔下。轉運司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鑲宿。其舉人試卷。更不封彌。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有塗注乙處。並印記。訖。遂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令試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

犯不考式者。先行黜落外。其餘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同入試院。共加審覆。以素有聲稱著於鄉里者為先。然後定其去留。依額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司嚴加按察。具奏其事。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人。比至南省。則是已經鄉里察訪。設命依舊封彌。謄錄。只考文藝。亦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殿試考式。繫之朝廷。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所業者。舉人不納公卷是也。舊制秋賦先納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預薦者仍親赴貢院投納。及於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舉官去試期一月前。差入貢院。先行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如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亦便扶出。永不得赴舉。是舉人先納公卷。所以預見其學業趣向如何。亦有助於選擇也。景祐已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律

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於著述者。自慶曆初罷去公卷舉人唯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賦詩為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激勸士之篤學業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舉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卷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准舊制。委知舉考試官預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庶幾人知向學不為苟且之事矣。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舉人赴開封府取應是也。天下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鄉舉之弊無甚於此。雖朝廷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止者。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欲革其弊莫若預為之防。於罷舉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訪見今士著實有多少舉人候見得的實數目關送貢院比校外郡人數酌中解名處量其分數別立定額外方舉人知其如此豈肯不遠

數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却乞移與國子監添起名額。既已革寄貫詐冒之弊又足廣庠序樂育之風。如此行之誠兩有所便也。或曰府中減下人國子監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赴庠序投狀其於冒妄不亦均乎。是不然也。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之弊於國子監自是四方俊造進取之所事體固不相類容其趨進復何害邪。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制科遺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放進士每榜不下四五百人自間年放榜亦常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進士人數而制科入等者不過兩三人明經不過三五人遺逸之薦復未有定制臣以謂舉制科者博通古人貫穿經史顧其積學勤亦至矣明經者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普選之薦縱不能盡如詔書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此數科比之進士諸科初學幸中者多取之亦未為謬濫也。臣伏覩新制三出以科詔每榜以三百人為限。

是進士諸科之路已廣而制舉遺逸議論猶未及之况近削明經已許均減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彼而益此也臣愚欲望自今年科舉進士每榜且以二百五十人為限留其餘五十人以待制舉及遺逸之類其制舉策入優等者自依常例在下等者望量添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舉遺逸仍望立為定制每放榜而後下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察訪如士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為眾人推許者或場屋黜落或立園高蹈咸許保薦每路限以五人並敦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考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舉所增人共足所留進士五十人之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渥或與免將來文解如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行藝之人無有棄遺獎育人材敦激偷竅上助風教不為無益也

判太常寺韓維議貢舉狀曰右臣伏奉勅命議考校貢舉之法者臣謹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所以脩身事君事父母接兄弟親戚朋友鄉黨之道無不教也至于射御書數亦皆時所資用無非事而為之者故起而仕之則其所施設皆素業也今之士固未嘗教也而又誘之以華靡無用之文程之以誦記不講之言至于行能則澆然不省矣故及其仕也平居之所先務者今則無所施矣前日之所力習者今則不足用矣其所以時得賢俊之士而官之者幸也今欲謀圖善法以變其習俗則當先去其無益者而使就其益者臣請以五事言之一罷詩賦更令於所習一大經中今人通習其經問大義十道但以文辭解釋不必全記注疏取其言典雅得聖人之意者通七以上為合格一本設明經舉其所取人數與諸科相通者亦欲漸誘經生使習義理之學而比來中



選尚少。蓋進士患於不能記誦。諸科患於不能解釋。今請少損貼墨之數。以來進士。所放諸科既少。則其翹然者。必須力學。以趨此舉。又

諸科試大義。常在末場。多是合格人數已定。雖有大義不中程。亦難

復點落。今試大義。除中。有不指義理。而但引今請稍移大義在前。點

其不通者。則記誦者不得專進。此皆所以做屬諸科。使漸就明經也。

一州府軍監諸學。每生徒百人以上。生徒數。以秋賦特置教授官一

員。不及百人。以職官若曹官兼領。教授官。委兩制三館國子監官。一

每當解發。自知州至凡當職官吏。及雖非當職而仕者。及雖不仕而

以道藝處鄉里者。并應舉人。大會州之聽事。或學之講堂。令衆評行

義充異者。以品目高下書為一狀。無充異者。俟程試定。合格人數。如

所舉人在得中者。升其名於上列。仍以名移南省。試日稍加優異。優

法。別當議毀試亦如之。於常科之外。別開數路。如近歲教遣之比。其人

材繁自朝廷所欲得者。臨時命科。凡此皆竊舊法之尤無益者。而稍

加獎厲之道也。若夫道德貴於朝廷。則下知所慕矣。教化明於太學。

則四方有所成矣。惟在陛下與一二執政之臣力行而詳處之。則明

詔所謂一道德而獎進人材。斯無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